

突破機構 (香港) — 梁柏堅弟兄、蔡廉明弟兄、陳競存弟兄

「突破」媒體文化事工與福音的盛載

引言

自《突破》雜誌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創刊，媒體事工一直以來都是突破機構事工核心的一部份。從一開始，「突破」的事工都是立足時代，面向普羅大眾；在具體的環境中，以媒體和人際工作，與青年人一起在城市中心，本著基督的心懷，透過我們所是和所行，作福音的見證。

事工與同工的生命無法分割，沒有事工模式能在相異的時空中完全複製，都是在特定的條件 (例如同工的組成) 下，盡力見證耶穌基督所啟示的天國福音、上主對受造世界的憐憫心腸。福音事工的信息，除了來自個別事工的具體內容，也來自事工群體中人與人的互動、與時代的互動；除了當下對受眾的影響，也包括事工形象長期以來對社會的影響。

本研究報告會從「突破」的媒體文化事工的個案出發，檢視媒介文化事工的生產模式、建立隊工的模式，以受眾訪談等方法，檢視媒介文化事工在何種意義下見證基督教信仰，傳播福音信息。

模式發展的理念架構

一．福音預工的下一程

過去不少人皆以福音預工 (pre-evangelism) 來理解「突破」的工作。按前「突破」媒體總監任志強先生的追蹤，提出或借用福音預工的概念，是當時《突破》雜誌的主編蘇恩佩女士為回應上世紀七十年代教會對出版工作的詰問：「動用這麼多人力物力，出版了如此精美的刊物，怎麼不把握機會傳福音？」

福音預工這說法並非蘇恩佩女士所創，而是取材自美國 (U.S.A.) 伊利諾州惠頓大學 (Wheaton College, Illinois) 傳播學教授詹姆斯·恩格 (James F. Engel) 從市場營銷和消費者行為發展出來的一套屬靈決志模式 (spiritual decision-making model)。這模式以傳銷和付鈔的消費操作對比傳教和決志的宗教行為，從而提出人下決定接受基督，並非一次過的，之前需經過漫長的準備過程。

隨著神學上對福音觀的進深了解，加上數十年來「突破」在事工上的反覆實踐，我們越發相信，把傳福音的事工理解為把人推向屬靈決志，聚焦於未信者的決志行為，以決志人數衡量福音傳播的成效，與決志並無直接關係的事工的價值，很容易淪為預工，即本身價值必須以未信者的決志來定義，從而使教會整體文化、於世界的定位和信徒牧養方向失衡，反使福音傳播的目的失焦。

二．天國盼望的呈現

所謂傳福音，就是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向不明白福音內容的人說明，讓人了解並體會神的心腸，從塵世幽暗中得著盼望，鼓勵人加入參與神救世的計劃。

固然，《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所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包含福音信息的精髓；然而，正是由於太精簡扼要，演繹起來難免容易變得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對基督教信仰望文生義、斷章取義，混淆了《聖經》所描述的天國價值。

正如耶穌基督的啟示也是一步一步的開顯，在基督再臨之前，我們對天國福音的全面理解，無論對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來說，也總是在明白與不明白之間，是以信徒必須懷抱謙卑，讓聖靈在神的話語中引領我們進入真理，並盡力讓福音的信息在具體時空下的展現，從而成為天國子民在世的群體見證——見證能配得我們屈膝的是耶穌基督而非世俗權勢，見證那按神形象被造的生命為神所愛，見證最終存留的是天國的良善而非政治經濟力量的權謀計策。

而媒體事工，就是要向社會大眾傳遞這種價值取向，藉此抵抗、批判傷害人性尊嚴的社會文化、公共制度，讓人體會信靠耶穌基督的信仰群體，是如何秉持一套與世俗文化不同的另類信念，藉此讓人更明白神對世界的心意和心腸。

要呈現出這層次的價值，信徒需要離開福音的開端，單靠引用幾句耳熟能詳的經文，也未必能展現出基督教信仰的豐富。要深入思考信仰，並靈活體現於事工之中，對事工群體的要求一點也不簡單，是年年月月的信仰沉澱和提升。另一方面，媒體事工既是傳意(communication)的工作，無論是對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受眾，要解讀出事工中的信仰價值，同樣需要反覆而持續的溝通。

因此之故，「突破」的事工模式和效果是無法複製的，即使是在同一家機構，每當時代轉變、同工組合或經歷轉變、信仰焦點轉變，事工的呈現就隨之而轉變。這是一個群體與時代不斷互動、不斷反覆自問「我(們)能為這城市做甚麼」的結果，而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天國的盼望如何在事工信息和同工生命中有血有肉地呈現。是以本報告所能做的，是盡力描繪今天這個事工群體，在當下的香港處境中，如何一起同工，如何一起面對時代的掙扎，從而藉具體事工和信仰群體，演活我們的福音見證。

行動研究

一．評估方法及準則的討論

作為一個福音事工，機構的工作關乎於其作為普世教會一員的使命。而此一使命跟教會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正如于爾根·莫爾特曼 (Jürgen Moltmann) 在《盼望神學》 (*Theology of Hope*) 一書中指出：「基督信仰徹頭徹尾 (而絕非附加) ，是終末論的，是盼望.....基督教的終末論講的不是將來本身.....是耶穌基督及祂的將來。」 (*Theology of Hope* · p.16-17) 這盼望，是在復活的基督之下所談論的終末盼望。因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並從死裡復活，此一事件帶出的將來，乃是讓整個落在死亡和受苦境況的世界，帶來盼望的應許和確據。向一切受造物應許不一樣的將來。

由此引伸出的是教會 (機構) 的使命，不在於為免其變得更為墮落而力挽世界於狂瀾，而是將復活的盼望帶給這受苦的世界。由於耶穌基督已經在復活的事件上，終極地戰勝所有仇敵 (包括死亡) 的權勢，作為祂的見證群體的使命，乃在於堅定不移地呈現出這種因為復活而來的盼望。即使未能說服，甚至改變大多數人對世界絕望的想法，未能在我們有生之年，為社會帶來甚麼令人振奮的具體改變，我們依然堅信復活的應許，就是神在終末的得勝。其關鍵在於教會所憑藉的，乃是復活所帶來的應許，正如莫爾特曼又說：「教會的使命擴及全人類。這項使命並不在社會允准給教會的社會角色的期望和理解中執行，而是在教會本身的終末期盼視域 (來臨中的神國度、來臨中的公義、來臨中的和平、來臨中的自由和人性尊嚴) 的進行。基督教服侍世人的目的，不在於使世界照常運作或保持現狀，而是為了改造它，使它成為它被應許的樣式。」 (*ibid.*, p.327)

二．事工評估的準則

因此作為一個福音事工，我們對它的「評估」，應該有別於世俗組織，只關注於短期果效，像接觸人數、使用服務數量，甚至事工發展的規模等。反而應該以下述兩點作為基本的考量標準：

(一) 事工是否與其社會處境具有對應性，所提出的工作、產品與服務，其所包含、展現的信息，有否在當下人與世界的困境中，顯現出福音所帶來的另類盼望？

(二) 盛載事工的同工團隊或群體，其生命和生活價值有否展現作為另類群體的異質性？在事工目標的訂定與工作計劃的執行手段上，是否採用一套與社會主流價值截然不同、與耶穌基督在山上寶訓一致的天國價值？是否以門徒群體的見證作為生活的主軸？

評估既是對已經發生的工作成果作出考核，然而也是工作目標、方向、內容的釐定過程。沒有清晰的目標與落實內容相對應，就無從評估與考核。同時由目標釐定、計劃設計與執行，到最後的評估與展望，在事工當中亦應該是一個週而復始的循環歷程。每一次年度目標的釐定，同時亦離不開過去一段時間工作的檢視和評估，而評估的準則乃是事工對應之前的事工方向與目標，以及其對應現今社會處境的適切性。

「突破」媒體事工的呈現及評估

一 · *Breakazine!* (突破書誌) —— 社會議題的探索

在香港的期刊雜誌的市場中，並沒有和 *Breakazine!* 相似的刊物。從形式上說，*Breakazine!* 是雜誌與書籍的混合體，以期刊定期出版的方式（一年六冊雙月刊），結合書籍「一題到尾」的深度，每兩個月為讀者帶來一個社會議題的探索。

從歷史上說，*Breakazine!* 於二〇〇九年五月創刊，起點是為回應香港教育系統的改革，特別是新設通識科作為大學入學試的必修科目。對青年人來說，這科的設立，是一項強制性關心社會的要求，青年人需以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學科框架，從個人心理、社群建立、地緣政治、全球危機及發展等方向作分析，並建立出屬於自己的看法。

按同工當時的判斷，長期對社會認知不足的教會群體，將會失去這一代人，因為教會過去詮釋的信仰比較集中於個人心靈和道德的操練，比較欠缺公共關懷，當這一代人帶著不一樣的視野來到教會，信徒群體將難以展開適切的對話。

如果耶穌基督的福音是指向道成肉身的展現，福音信仰就必然有處境的回應和超越。而如果神學教育的責任已交託於教會及神學院，*Breakazine!* 的出版應如何支援教會在演繹信仰上的踐行呢？為此編輯團隊定意每兩個月選擇一個當前最需要探討的社會議題，以一冊書刊的分量，用數據分析、文獻撮寫、資訊圖象、人物專訪、專欄文章，勾勒某個特定議題的整體面貌，給讀者開拓一條最便捷的途徑進入議題，並在行文中埋下信仰伏線，培養讀者發現自身信仰與議題的關連。每期 *Breakazine!* 皆備有信仰專欄，邀請牧者、神學工作者、青年信徒等，撰寫他們在該課題上的信仰體會。

就以二〇一五年主題為例，香港當時正值佔領運動（或稱雨傘運動），青年人與一般市民佔領了金鐘、旺角、銅鑼灣的主要街道，架設路障，架起營幕，露宿街頭，由早到晚舉行大大小小的公民集會、研討會，討論香港當前面對的社會問題、民主民生事務，也有基督徒在佔領現場舉行祈禱會、街頭崇拜、心理輔導等活動。期間，*Breakazine!* 所選擇的主題，依次計有《變奏——一年民間報告》（鼓勵公民擔任民間記錄者，從各自關心的領域記錄城市的變遷）、《平行時空——似曾相識的民主路程》（以埃及、俄羅斯、馬來西亞、美國的民主經驗，反思香港應走的道路）、《種毒——看不見的食物危機》（從食物安全的角度，思考本地農業作為第一產業的必要性）、《逆行首爾——尋找城市新公式》（以南韓首爾為具體例子，思考香港的可能出路）、《七宗罪——誰在衝擊法治？》（以多宗法庭案件，反思法治精神當如何持守）、《愁爆公民 People in Trouble》（從城市集體情緒入手，引領讀者聆聽心靈深處的無力感）。

從二〇〇九年創刊至今，*Breakazine!* 逐漸在年輕人中建立了一定的口碑，上文提及的《變奏——一年民間報告》銷售超逾一萬冊；於青年知識分子常到的「序言書室」，*Breakazine!* 皆長期佔據期刊銷售榜首；馬來西亞（Malaysia）眾意媒體主動邀約，打開當地銷售渠道；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亦邀約設立銷售專櫃；個別教會則使用 *Breakazine!* 的文章，與會眾於團契週會上討論社會時事和信仰的關係。現時 *Breakazine!* 在社交媒體臉書的專頁上，獲得的讚好已累積逾一萬二千；當中比較理想的發帖，單篇接觸人數可達十萬以上。除媒體接觸外，教會及神學院亦不時邀請 *Breakazine!* 團隊，分享信仰如何扣連社會的題目。

二．復活節福音營——天國子民身分的探索

「突破」的營會活動，超初源自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讀者營，讓讀者有機會和編輯一起生活幾天，直接交流對話，建立情誼，並讓讀者有機會接觸信仰，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博士，即為當時於讀者營決志歸主的參加者。由媒體事工延伸至人際事工，「突破」的營會也發展出自身的多樣性和獨特性，例如成長營、召命營、野外歷奇營、領袖訓練營及福音營等。

復活節福音營是媒體事工與人際事工的整合平臺，讓同工與義工組成服侍群體，以信仰生命作福音見證。今天，福音營的對象是十七至二十四歲的青年人，他們在家庭、學校、社會和信仰上都面對很多挑戰、衝擊和掙扎。「突破」多年來一直堅持在復活節期間舉辦福音營，每年服侍八十位營友，一方面是希望能直接向受眾傳講福音；另一方面是要給青年人（特別是已決志歸主的信徒）一個更新及重整屬靈生命的機會，從整全福音的角度再一次體驗信仰。

「突破」創辦人蔡元雲醫生四十多年來皆預留時間擔任營會講員，並全程與營友同行，可見他對營會的重視。雖然復活節福音營也有呼召決志的環節，但那不是整個營會的唯一目的；營會的主題信息會探討青年人今天所面對的處境，從個人救贖與文化救贖兩個向度演繹整全福音的意思。近年福音營的主題，更進一步聚焦到天國子民身分的探索。我們相信，神呼召人成為行在地上的天國子民，在日常生活的抉擇中活出天國的價值，進入世界見證神的作為。因此，我們一方面讓參加者在營會中認識《聖經》的相關教導，另一方面則透過體驗活動、與基督徒社區行動者對談，刺激青年人思考如何在公民社會中踐行天國子民的使命。

近年復活節福音營的題目，與媒體事工的主題皆遙相呼應，計有：「誰關心我、我關心誰」（2016）、「天與地——如果生命能選擇」（2015）、「重新想像——自由」（2014）、「顛覆人生」（2013）。在為期三天的營會中，節目的鋪排和設計是信息與關係的進程，第一天首先讓青年人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了解自己所面對的掙扎；第二天會讓青年人反思自己與人、與社會、與神的關係，在破碎與困難中重新連結；第三天則確認自己與神的關係，重燃人生的盼望，確立生命的使命和方向。

除了是體驗活動和在地的福音信息，導師團隊也是重要的組成部份。每年參與福音營的導師及工作人員約有二、三十人。他們大部份都是「突破」多年來的長期義工，由資深導師帶領，組成一個貫徹生命影響生命精神的服侍群體，在營會小組對談中帶動組員一起聆聽，觀察並關顧個別組員在活動中表現出的生命狀況；在每天活動完結後，營會導師隨即開會交流組員的參與情況，微調接下來的營會活動，並在禱告中記念。營會結束後，導師更會自發跟進組員回到日常生活後的狀況。因此，在籌備營會中，培訓導師團隊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經過福音營三天的進程，大部份參加者的生命都得到更新，入營前未信主的很多都會決志歸信。此外，近年我們留意到，不少營會參加者皆為第二代信徒（即信徒的子女），而營會的信息也使他們重新立志，認真跟隨主，在自己的崗位上作天國子民。

三．網媒「一小步」及突破山城節——促進行動者彼此連結的探索

突破山城節（下稱山城節）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及二十八日於突破青年村舉行，主題是「連結行動的原點」，希望以文化節的形式，讓社區行動者和公民既有休息的空間，亦有進深討論的機會，凝聚連結成更大的公民力量。

籌辦山城節的意念，是來自「突破」網上媒體「一小步 Little Post」(www.littlepost.hk) 於二〇一四年的一次訪問。當時，同工正在做一個網上專題，以文字記錄近年在香港不同社區出現的地區故事館。這些故事館的發起人，大多是青年人，他們眼看政府的重建計劃、非人化的城市規劃，正逐步消滅以往的社區特色，就主動透過故事博物館的形式，保存社區點滴，並讓街坊能有個彼此認識的落腳點。

他們都是很有想法、滿腔熱誠的青年人，經歷過雨傘運動之後，好想為社區做點事，就東奔西跑，不斷燃燒自己的體力和心力，為城市擺上自己。訪問時，看著他們疲倦的眼神，同工就想，不如安排一個活動，讓這些為社區勞心勞力的人能休息、整理、彼此連結吧！在基督教屬靈傳統中，共處和獨處的操練是信徒群體的節奏。由此思考到他們所需要的，不僅是從日常的社區工作中抽離、放手（安息），亦要與同路人互相交流、客觀批判的機會，好讓他們能彼此支持，也可以知道自己需要改善的地方（團契）。

就著他們的需要，山城節設計成兩天一夜的節目，對象是公民行動者。第一晚的主題是「行動中的休息」，參加者需於傍晚入營，先一起燒烤用餐，過程中彼此服侍。然後各人可自由參與不同的靜修活動，如夜行上山、在黑暗中獨處，或跟書法老師學習寫字等；參加者也可選擇向專研社區營造（community development）的學者討教，分享自己做社區工作時的掙扎，務求讓他們能各按心靈的需要，自主地尋找最合適的方式，面對自己，也面對造物主。而晚上就寢的安排，也是按雨傘運動時的特色，在露天的地方紮營，讓參加者回想投身社區行動的初衷。

第二天的主題是「連結和展示」，我們開放了突破青年村的公眾地方，如草地、大堂，舉行了「行動者故事地攤」，讓前文所提及的青年人，可以展示自己的成果——無論那是一份推動社區營造的地區小報、一家提倡環保生活的小店、或是一個連結鄰里關係的手機程式等。他們可以向其他參加者講述自己的故事（同時也是整理想法），藉此機會認識志同道合的人。除此之外，我們亦安排了「良心生活小市集」，請來有理念有故事的手作人和檔主，透過買賣，分享信息，推動大家思考如何才是對地球友善的生活模式。同步進行的還有「公民學堂」、「音樂分享」、「Art Jam」，嘗試讓這些忙碌的公民行動者可以重拾休息、學習與行動之間的節奏。

山城節在當中的服侍，是擔起促進者、連結者的中間人角色，嘗試設計一個環境（或機會），把一群在社會上有異象、正在行動或掙扎的青年人，招聚一起；以不同的文化活動，提供心靈安息的機會，也讓對話、連結、合作可以有機和自然地發生。正如「行動者故事地攤」的參加者小宇說：「看見這麼多在自己崗位和社區努力的有心人聚在一起，真的很感動。」

山城節在臉書設有專頁，由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開設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活動完結，累積「讚好」逾一千五百（仍持續增加中）；近三百個入場證於三個星期內火速售罄；除活動消息外，《飲食男女》雜誌、《蘋果日報》、基督教媒體《時代論壇》亦各自選取不同的角度作出報道。

這種作為中間人的角色，是我們判斷當前社會處境後的初次嘗試，也收到絕大部份參加者的正面回應。從他們的反應中我們發覺，在最暗淡無光的時代，人需要的不是一套抽離的標準答案，而是一群能彼此明白的同行者，能分享生命，知道自己不是孤獨的和唯一的，相信我們還可以連結力量，彼此鼓勵，做更多的事。

四·同工群體的建立——人與事工的整合

怎麼樣的生命決定了、也見證了怎麼樣的事工。對於基督教的事工而言，群體的生命，即使不比做出來的工作更重要，亦應該是同樣地重要。因此作為一家基督教機構的同工群體，內部訓練的焦點，必然著眼於整個群體生命的塑造，讓同工群體在信仰生命的操練與神學思考的裝備上，不斷更新，同時亦能在彼此關係、視野與思維向度上，凝聚共識，分享信念並一起踐行。

(一) 生命操練小組

「突破」設有生命操練小組，負責構思及安排與上述範疇有關的活動。計有每週二全體同工的早會，當中又包括特定主題的小組查經，邀請外來講員分享《聖經》及神學主題；另外亦有同工退修會及各項小型屬靈操練活動，讓同工能在整體生命上得到餵養，同時亦能分享群體就處境所作的神學反思。以二〇一四及一五年度為例，面對反對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事件的衝擊，促使我們再思有關地上公民與天國子民身分的關係，於是我們以一年時間，透過查考全卷《馬太福音》，思考天國子民的《聖經》教導。

(二) 事工發展研討會

直接參與事工的前線同工，他們面對的各種價值挑戰與衝擊尤其明顯。我們為這些為數約五十人，當中包括編輯、導演、電臺節目主持、輔導員、社工等的前線同工，每季度安排了一次事工發展研討會。每次皆邀請來自不同界別的朋友，前來分享他們的工作與關懷。當中有法律學者、關懷弱勢群體團體的同工、神學工作者、社區工作者等。藉分享與對話，讓同工接觸不同領域的工作者，認識他們的關注和做法，從而再思當下社會的不同議題和挑戰，拓闊視野，檢視自身的定位與不足，藉此豐富並提升事工的信息和成效。

是項安排的主要目的，在於令同工跳出早已習慣的視野、觀點和思維，離開日常的工作範疇，從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身上得到刺激和啟發，既是讓同工避免對自己的事工自視過高，亦能開闊眼界和想像，更多看見社會環境的困頓、不同社群的需要，為事工灌注新的思維與活力。

(三) 人際及媒體同工訓練工作坊

面對急速變遷的社會處境，人常常會問及，到底基督教、教會、基督徒對不同事件或議題有怎樣的看法。即使沒有人當面提出，作為一家基督教媒體機構，對不同社會議題的神學辨識（theological discernment），決定了她能否有效地以福音回應時代的訴求。然而這當中所涉及的《聖經》基礎與神學梳理，在應對處境問題時，很容易糾纏於具體事件的細節，不容易提出具有充足信仰理據的看法，更遑論恰當的神學回應；同時也因為尚未對社會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作系統分析，以《聖經》金句作即時回應，也往往流於表面，難成為有力的信仰論述。

因應上述的需要，我們組成了跨部門的研討小組，每半年就一個與事工相關的社會議題進行探討，從社會脈絡挖進問題核心，並嘗試提出屬於我們群體的信仰反省。研討小組的成果，會透過一個半天的工作坊，藉精簡的匯報，跟「突破」的人際及媒體事工的同工分享，彼此交流討論，培養集體的信仰辨識。

在過去幾年我們曾經探討的議題，包括了「人作為關係性存有」、「教育的本質」、「成長是甚麼」、「基督教家庭觀」、「政治參與」等。這歷程在凝聚群體對不同事情的看法和取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讓群體在面對不同事件的時候，較易取得共識，同時能在神學反思上有較為接近的理解和看法。經歷多次的研討學習，「突破」群體亦逐漸形成一種嘗試對不同社會議題進行神學思考的文化，此亦構成了天國子民群體的一個重要部份。

成效評估

一．信息的醞釀

基於「行動研究」中「評估方法及準則的討論」的兩項主要原則，每一年「突破」整體的事工計劃，均是先由領導團隊以對處境的辨識與祈禱等候作為開始，一方面對目前整體社會的狀況、氛圍、受眾（青年人）所面對的處境、挑戰和需要作出觀察和判斷；另一方面則檢視機構現行事工的對應性，從核心信息以至具體落實，多大程度上切合目前處境下的福音需要。

而所謂的福音需要，主要是關乎我們的事工如何在眾群及整體社會的具體的處境中，所需要的另類盼望——能讓人不向世俗權勢屈膝、體會神創造的美好的盼望。從而再提出一個更新的方向和信息，釐定年度目標，並讓各事工組群（部門）按此調校焦點、訂定來年的工作方向與具體事工內容。而各事工組群則按此所訂定的工作計劃，經由各部與領導同工一起商議印證，調校並整合成一個整體事工方向、計劃和主題信息。

二．事工群體的培養

而在群體生命的塑造和操練方面，我們分別透過每週一次全體同工的早會、各部門的祈禱會、配合機構年度主題的查經系列、跨部門小組分享、事工發展會、事工主題研討訓練、同工讀書會等各項活動，讓同工在個人內在屬靈生命、信仰落實的理解與踐行，以及對時代處境的深入思考與信仰詮釋，不斷更新與提升。

有別於一般信仰群體偏重於個人與內在靈性的操練，「突破」更多是為同工提供如何以信仰回應處境的主題研討，務求提升同工能神學地思考（**thinking theologically**）的能力。除了學習《聖經》真理，同時亦對各種社會、文化、人際，並與青少年相關的議題，作出信仰向度的探討與反思，嘗試尋求一套群體共同分享的信仰價值共識。而此一價值共識亦非抽離的觀念，而是與群體的具體踐行相關連。好讓同工群體在生命、視野與信仰辨識等各方面，得以成長和深化，並孕育出一套與事工信息相對應的群體生命見證，以具體展現天國價值在地上的踐行。

換句話說，作為一個基督教事工，「突破」對本身工作的研究評估，基本上是一個神學思辨與整合的過程。而並非以具體工作的產品或服務的銷量，或受惠決志人數，以現代商業式的量度作為成效指標。我們更關注的是整體事工在各個受託的領域內，能否有效地對應具體的社會處境及受眾問題，提出徹底另類的天國價值和盼望，足以成為人在世俗捆綁中的可能出路。而當中涉及的，正是我們對《聖經》真理有否清晰的掌握（對道的認識），以及如何辨識受眾身處的社會處境，其罪的捆綁是如何展現（對肉身的認識），然後嘗試透過事工，以不同的形式與媒介，對其作出一個神學的回應。亦即是說，我們在致力要做到的，是事工在不斷變遷的社會處境當中，所包含的福音性（另類性），正是事工評估的關鍵所在。

而從媒體刊物的選題上，媒體在社區行動者中間的口碑和見證，青年受眾在營會中的信仰啟發，乃至同工群體的集體見證，在在說明此間事工如何回應福音信仰的踐行和展現，如何單單著眼於時代的需要和信仰的判斷，並執著於以提升信息的質（而非量）作為成效評估的指標。

三．困難與落差

（一）同工作息與身心的平衡

信仰與社會對話的事工，步伐從來都十分急迫，尤其在這社交網絡盛行的年代。一打開臉書，經整理的新聞、未經整理的前線消息、個人的身心狀況、文章、現場短片，以及各持立場無日無之的爭論，都把人對社會的關心不斷掏空。手上的工作堆積如山，社會正在發生的事卻在電腦熒屏上如洪水襲來，一方面是心急如焚想即時回應，或即時修正文章的撰寫角度，另一方面又知道手上的工作也有著水滴石穿、潛移默化的效用，信息理當沉澱，同工在其中面對的拉扯，可想而知。

雖然我們都知道作息要定時，心靈空間要保護，身體狀況在投訴，但事工的節奏不容易協調。有時因為空間不足，隊工之間也很容易引起爭執，心裡焦急，難以平心靜氣彼此聆聽，有時甚或演變成流言蜚語。雖然爭執是常有發生，但事工領袖在此更需保持敏銳，明白同工對事工的關著，也要對人性有深刻認識，真誠相信聖靈在各人心中會有提醒和引導，領人歸回上主的良善，避免自己也落入對人的批評指控之中。

（二）同工群體在信息理解上的差異

事工信息既然對同工有相當要求，要把當中的神學能深入淺出說明，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核心同工的領受，傳遞到前線同工時，往往只餘下幾個較為深刻的詞語，而當中的演繹，也因為同工自身的領受而有所選取，未必與原初用意相同。

為此，在向前線同工發事工信息之前，核心同工需一再反覆討論、沉澱，嘗試以簡單明瞭的用語，說明信息的內容。然而必須承認，這方面的信息傳遞成效反覆，時而心領神會，時而失諸交臂。暫時所見，事工群體能有多些空間一起討論一起經歷，信息的掌握越見同步，對外傳遞時也更有血有肉。

（三）同工與所屬教會文化的分歧

由於我們一直在密集思考福音如何與社會對話、在具體社會場景中展現，同工入職後在信仰理解上一般都能漸漸加深。然而，當同工回到自己所屬教會，信徒群體對福音的公共面向等關注卻感到相當陌生，亦難以對話。事工同工如果夠成熟，很多時能與堂會牧者在交流對話中，帶動教會一起思考，過程中招聚同路人；但這也關乎同工與堂會的步伐是否一致、能否溝通。有時候，也許由於未能化解當中的分歧，同工在入職一段時間後，往往會轉到其他教會聚會，或漸漸離開所屬教會，自覓信仰群體、祈禱小組。「突破」本身的領受並不是要成立教會，亦深信機構與教會之間應保持合作互補的關係，為讓同工所屬教會能更明白同工在機構中的經歷，機構會定時邀約教會一起聚餐、異象分享，期望能協調同工和教會之間的步伐，甚或在事工層面一同合作，讓同工更感覺到教會與機構其實是一體兩面，從而疏導中間的張力。

(四) 事工信息在教會群體中的廣傳

雖然「突破」的事工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教會圈子很多時卻仍感陌生。就現階段的發展來說，除了個別堂會對我們抱持開放態度外，感恩不少神學院也對我們的事工中的信仰反思感興趣，邀請我們在週會、課堂中與神學生分享討論，我們感到大家意見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少。然而文化的前行、信息在教會群體中的扎根，不能心急，就像《哥林多前書》三章六節論到屬靈生命的成長時保羅所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拓展方向

作為整體教會的一員，「突破」所得的經驗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也當互相效力，白白分享，讓愛主的人得益處，擺上自己，為天國盡力，見證上主的盼望在人間。雖然「突破」所走的道路無法複製，即使同樣在「突破」內，今天的事工也無法複製昔日的事工；然而當中所體會的原則和方向，也可給「突破」內外的主內同工一個參考。

「突破」於一九七三年成立，由蘇恩佩女士、蔡元雲醫生創辦，以服侍城市的青年人為使命。蔡元雲醫生及梁永泰博士分別擔任首兩任總幹事，期間得李兆康長老、伍李秀麗女士先後作副總幹事，分擔領導職務；於二〇一五年正式從第一代同工交棒予萬樂人女士為總幹事，並以一個團隊的模式作集體領導。如何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調整適切時代的事工模式，一直是領導團隊所關心的。

二〇一三年「突破」四十週年，為見證神的恩典，以及承傳突破的異象，同工以文字、相片、短片及電子書的方式，記錄突破運動如何以一本雜誌開始，發展成進入城市與文化現場，包含出版、輔導、影音製作、網絡媒體、營會、歷奇、藝文創作、社關、生涯規劃等多元展現的青年福音運動。這一年出版製作的文獻，包括《跡——突破四十年的腳蹤》、《Light——突破運動 40 年特刊》、紀錄片《突破時代》。透過這些記錄，使事工成為一個集體見證，讓新一代同工領受同一個異象。正如梁永泰博士在《跡》提到，這本書是給華人教會與青年工作者「看見一個事工的開創，怎樣由禱告看見異象，由異象領受喚召，由喚召至行動——甘願代上代價、自我裝備、投入崗位，共同承擔，經歷苦難，又再開創——神的恩典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在回溯前人的經驗時，同工在訪談中一再被提醒，不要美化或神化這四十多年的歷史，每一代的同工都是在具體的時空脈絡下，在各種有限的條件中，靠著主的恩典，踐行從上主而來的召喚，時而有所發揮，時而波折重重。而當中幾個重點，可作為未來事工模式發展的參考。

一．時代處境的神學辨識

如果耶穌基督的福音，是指向道成肉身所帶來的盼望，我們便不得不對時代處境作深入的神學辨識，從而看見罪惡權勢是如何捆綁塵世中一切的受造物，使一切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受敗壞所轄制，一同勞苦嘆息，切切盼望原初被造的自由（參羅八 19~23）。這轄制不單是個人的，也是公共的，深入文化和制度的骨髓。人在其中，猶如魚在水裡，要辨認出世俗權勢的轄制並不容易，需時刻以聖言為鏡，以天國作對比，從而發現塵世的落差，看見不同於世俗的另類盼望。

二．同工整全生命的培育

事工離不開同工生命的感召和踐行，人如何一起同工本身，也是事工信息的一部份，甚至是更重要的部份。受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現代主義等宏大敘事 (grand narrative) 氾濫的影響，愈來愈多人對種種美麗言辭、文化論述抱懷疑態度。他們不滿足於表面的呈現，更著眼於背後的一致——你是真心擁抱事工所呈現的價值嗎？你的日常踐行，是否就如你口所說的那樣？

培養同工能真誠地 (authentically) 擁抱天國價值，是事工成敗的關鍵。再精彩的神學辨識，如沒有同工以生命演繹成事工，一切也是徒然。當世界狀況日趨複雜，事工群體如果可以彼此合作，同心合意興旺福音，成為群體面向世界的見證，本身也是對個人主義的批判信息。

三．義工群體的連繫

從一開始，「突破」的事工就大量倚靠義工的參與來建立。透過不同形式的異象分享，一起甘苦與共，同經高低起伏，義工和同工漸漸組成一個可被稱為「突破人」的服侍社群。由於連繫各人的不是具體的利益、權位，而是從耶穌基督啟示而來的天國異象，是以即使同工離職，很多時也會以義工身分，或作營會導師，或作事工顧問，繼續參與突破運動。

讓義工能在事工上有所參與，一方面使社會上不同的資源，無論是才幹、財力、見識、人脈等，有機會聚合，為事工帶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讓「突破」的信息能有一個對話、傳播的機會。正如前文所述，傳福音就是要讓人了解並體會神的心腸，從塵世幽暗中得著盼望，而與義工一起同工，正是鼓勵人參與神救世計劃的接合點。

四．孕育先導計劃的制度和空間

回顧整理事工的發展歷史，很容易落入事後孔明的盲點，忽略事工的發展總有其冒險、實驗的不確定性。正如《突破》雜誌的出版計劃，是由一個祈禱會開始，建立聆聽同工感召的文化、鼓勵促進事工的醞釀，是「突破」推行各種新事工的搖籃。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培育青年工作者的「青年發展基金」，以培育青年人國際視野、普世胸懷為使命的「突破匯動青年」等，起初都是以「先導計劃」 (pilot project) 的形式開展，及至發展成形，就按事工的本質，或融入「突破機構」成為核心事工，或獨立成為延伸事工，在不同領域推動突破運動。

而山城節正是近年其中一個獨特的先導計劃案例。年輕的前線同工，經過幾年的體會，有意識地回溯「突破」的初衷，走訪不同事工部門，聆聽各人在主裡的領受，並邀請同工一起自問「我能夠為這城市做甚麼」，令這個兩日一夜的文化節，成為社會大眾再一次認識和連結「突破」的一個窗口。而這份聆聽同工感召的胸襟和視野，是事工走向下一里路的起點。

總結

世界是愈走愈是艱難。自利的經濟制度帶來嚴重的貧富懸殊，使許多人陷入困境，難言出路和盼望；政治局勢亦令人天天活在惶恐之中，理性對話失去市場，立場的差異走向更深的矛盾。發展主義使人只著眼短暫的利益，使環境污染日漸惡化，預支所有受造物未來世世代代的生存權利。身處亂世，天國子民要如何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述說復活盼望的大能？

透過有別於商業社會的量度基準，專心在具體社會處境中演繹天國價值，使人不致絕望地相信惟靠世俗權勢才可存活，是「突破」媒體事工和其中的團隊，在這時代中所作的見證。

誠然，「突破」並沒擁有全部答案，掙扎、爭執也如影隨形；世界的困頓也不會因人的努力而完全改變，權勢的現實仍然張牙舞爪。但神既然賜下聖靈作我們的保惠師，建立教會，作為神同在、不離不棄的印證，這就是我們盼望所在。藉著山上寶訓，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過與世俗不一樣的生活，有著不一樣的群體相處模式，從而讓世人看見神的實在，相信最終存留的不是世俗的權勢，而是天國的永恆、上主的良善。

參考文獻

Moltmann, J.: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93.

《Light——突破運動 40 年特刊》，香港：突破，二〇一三年。

《突破時代》，紀錄片，香港：突破，二〇一三年。

《跡——突破四十年的腳蹤》，香港：突破，二〇一三。